

何谓体育中的隐性知识？

——基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诠释

王明，刘艳

(武汉体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在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体育学科中关于“隐性知识”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概念化”倾向，从而无法厘清在体育实践中实际存在的“隐性知识”和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体育“显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在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视域中，“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两种知识类型，也无法简单地将它们放置于一种“转化逻辑”之中，因为体育实践中的“隐性知识”源于个体身体在运动情境中的一种具身理解，是不可言说的亦是不可转化的。但是并不妨碍奠基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实践中的反思对其进行重新认知，即暂时的反思、抽象分离性反思和表征性反思，以超越传统认知主义的反思模式。对体育实践中“隐性知识”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澄清体育实践和体育知识，为体育这门天然需要“隐性知识”的学科提供更契合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体育学科；体育哲学；隐性知识；存在主义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6)02-0014-10

What is tacit knowledge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WANG Ming, LIU Ya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oday, whe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is dominant, the research about tacit knowledge in sports disciplines shows a significant conceptualization tendency,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cit knowledge that actually exists in sports practice and the articulated knowledge of sports as a disciplin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tacit knowledge and articulated knowledge are not two types of knowledge at the same level, nor can they be simply placed in a same transformation logic, because the tacit knowledge in sports practice originates from an embod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 body in the sports context, which is unspeakable and intransformable. However, we must deeply reflect on tacit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practice,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cognitivist reflection model, that is, temporary reflection, abstract and separation reflection, and representational reflection. The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in sports practice may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and clarify sports practice and sports knowledge, and provide more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sports, a discipline that naturally requires tacit knowledge.

Keywords: sports disciplines; sports philosophy; tacit knowledge;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2023年《体育学科的自主知识建构——基于具身认知的考查》一文，是2021年发表的《整体性与独特性：体育知识基本问题的具身哲学阐释》的姐妹篇，

使得在体育哲学层面一般被视为常识性概念的“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又被重新审视。“体育学自主知识的构建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迄今为止大部分学科都是以理

论化知识、抽象概念知识为基础的,而体育在本质上属于身体运动的技艺,长期以来缺乏以上知识类型”^[1],因此体育学科“需要整个知识的生产过程才能构建完整、可实践的知识:从本体感知到社会化认知,即从默会知识到默会知识;从社会化知识到客观知识,即从默会知识到显明知识;从客观知识到交叉学科知识,即从显明知识到显明知识;从显明知识再到内化于本体的知识,即从显明知识回到默会知识”^[1]。

事实上,该文对体育学科自主知识构建的批评,有学者早在2013年的《体育运动知识之感:基于当代认识论争议的分析》一文中已然提到,“虽然当代认识论的研究已经对不能言说的知识研究有了极大的进展,但是所关注的领域大多是研究传统和分析能力等与理论知识无法彻底割裂的内容”^[2]。本研究一方面认可此种批评,确实目前学界的关注点过于聚焦于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另一方面亦批判此种观点,认为抽象概念知识与关涉身体运动技艺的知识不是同一层面的两种知识类型,而是同一层面的知识相互交织的两种不同维度。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并不认可该文所秉承的“转化逻辑”,即在具体的身体体验层面,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并不一定总是表现为与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呈现出一种转化关系。“转化逻辑”并不能准确全面地体现所有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因此依然没有在体育哲学层面对体育中的隐性知识作出准确的诠释。正基于此,本研究拟以该文的观点为基础,试图对此种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所秉承的转化逻辑展开更为深刻的反思,进而在体育哲学层面准确全面地诠释“体育中的隐性知识”。

1 转化逻辑下概念化体育中的“隐性知识”

持转化逻辑的学者大多认为,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与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是相互转化的,即感知所提供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经过某种“转化”后所形成的知识,“知识创造的关键在于对隐性知识的调动和转化”^[3]。“这就需要在构建和改造体育理论知识时,注重使用具备运动体验语汇特征的知识表征方式,把原本抽象的人文社会学术语、生理生化指标等充分转化为情境化经验再现的描述,进而引导运动者一再进入反思、一再回到体验现场”^[4]。这种转化需要概念化感知,制定关于感知的“命题”,这意味着其呈现出显著的规范性特质与形式化倾向,它关心的是人们所形成的信念是否是能被证成的真信念。

1.1 转化逻辑的解释

在转化逻辑的指引下,“具身认知对于体育教育和训练的素养转向最重要的认识论启示是,从一开始就应进入具身的技术应用现场,而不是把关键技术动作、

体能训练单独抽出训练,即帮助运动者形成‘赛练一体’的素养。在运动训练领域,以赛代训、以赛代练也已经成为重要的方法和观念”^[1]。因为“体育教育和训练从一开始它就是技术教学和训练的程序性知识,表现为身体素养和能力,一开始它就是具身的。体育教育和训练过去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像足球绕桩这类单一技术教学、训练与实际应用、比赛的具身化割裂,即前者形成的具身化程序记忆与后者需要的程序记忆存在较大差异”^[1]。即体育中的隐性知识被简化为隐藏的、难以言传的——“一开始它就是具身的”,等待在“具身技术应用现场”被发现和阐明,是一组融入参与者所参与活动的规则,需要参与者花时间学习,最终可以具体化为命题式的“知道什么”的陈述——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换句话说,体育中的隐性知识被视为独立于体育学科的显性知识的认知难度,是一种主观的、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被意识捕获的、与行动密切相关的知识;体育学科的显性知识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可被意识捕获的、与理论紧密结合的知识。“知识必须沿着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连续体发展,最终成为独立于最初创造它的科学家(或个体)的知识”^[5]。即是说,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可以无条件地转化为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转化使体育中的隐性知识通过与个体其他的知识相结合和验证而变得客观。

1.2 对于转化逻辑解释的反思

1)无法厘清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和体育中的隐性知识之间关系。

转化逻辑者将体育中的隐性知识视为具有精确可定义的内容,最初位于参与者的“具身”中,然后“转化”为体育学科的显性知识,即将已知内容简化为可表达内容。然而当运动员被问及他非凡表现的行进过程时,他可能会提到他表演时的某些一般特征——苏炳添将此描述为“那种脚感突然就来了”^[6],却无法清楚阐明为何如此、如何构建反馈以及知识和理解在此过程中的位置。换言之,无法用纯粹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全部专业知识,初学者同样也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或模仿这些口头描述就能成为熟练的表演者,即体育中的隐性知识主要体现在实践中。这与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不同,前者指代体育实践过程中难以言说的知识,它通过经验获得并强化每项活动所固有的技能的知识有时会变得无意识,甚至难以用理论的方式解释;后者指代可以被编码为显性的、书面的知识,具有明确的规则、程序、事实和结果等等——这是关乎需要培养的身体是什么的知识(如运动生理学),这是关乎发挥身体潜在力量或可能性的知识(如运动训练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

识,乃是对基于身体本身以期望方式实施运动的全部行动之系统化认知与总结。

当将这种发现所获得的知识应用于身体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个体的认知来评估表征与所遇到的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差距。个体认知因情况而异,人们无法完全控制甚至于无法感受到它本身。“这就是通常的无意识的尝试与出错之过程……正如你发现了游泳的方法,但又不知道它靠的是以特定方式调节你的呼吸,这也是你发现骑车的原理,而不知道它靠的是调节瞬间的方向和速度从而不断抵消你的瞬间偶然失衡”^[7]。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相对于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发现了,但又不知道)而言,是“演员”;相对于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特定方式、调节瞬间)而言,是“观众”。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演员和作为观众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作为演员这一角色却重新定义了作为观众这一角色所获得的知识,因为“如果不存在运动体验与运动行为方式的引领,体育运动的客观性知识将无法集结,仅仅是以零散的方式散落在各个其他学科之中”^[8]。即是说,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并非先验存在——超越了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而是植根于具体的体育实践中。因此,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与体育中的隐性知识不是知识体系中的两种类型,而是同一类型知识相互交织的两种不同维度。正如波兰尼所说,“现代科学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严格独立的客观知识……但如果隐性维度构成了所有知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消除知识中所有个人元素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为了毁灭知识”^[8]。

2)无法厘清具身实践与具身融入之间关系。

之所以转化逻辑者未能厘清体育学科中显性知识与体育中隐性知识之间关系,源于忽视了身体应当是体育中隐性知识生成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转化过程的媒介。体育中隐性知识的获取通过社会化(从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到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和内隐化(从体育学科的显性知识到体育中的隐性知识)进行。即在内隐化过程中,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通过行动“转化”为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时,个体的具身不被视为不可或缺或被视为理所当然——“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不需要也并不存在所谓具身转向”^[1]。这一体育学科知识生产过程所秉承的转化逻辑只是“将它们所关注的主题直接包装到一个随时可用的预先存在和预先形成的词汇容器中,该容器带有随时可用的语言符号,即万能的词汇——具身化及其衍生词。虽然它通过具身化的魔力在身体中安家,但是学术上重要且哲学上富有内涵的特征仍然未被探索和理解”^[9]。正如 Markula^[10]所指出的,“参与身体实践或促进身体实践本身并不能保证构建一种具身的主观性”。

由此导致无法厘清“具身技术应用现场”与“赛”之间的关系,以致出现以赛代训、以赛代练现象。首先,忽视运动训练实践。苏炳添等关于运动行为志的研究回应了这一论断,“程:你们在时间较长的冬训中,有没有比赛强度的成绩测试?苏:从来不测试的,有些运动员他会留6月到7月集中比赛,然后他中间可能歇一个月或两三个月暂停比赛”^[11]。其次,无法厘清能力与技能之间关系抑或将能力与技能简单地予以等同。就此问题 Breivik^[12]建议在体育哲学领域应明确区分能力和技能,“能力应被定义为无需进行特殊和有目的的训练而自然拥有的,而技能则是一种基于刻意和有目的的训练而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 Breivik的区分是概念性的,这样的区分并不妨碍在特殊训练下的某些能力成为技能。最后,忽视运动训练逻辑。

“本末倒置的逻辑错误便得到了彰显,正如母子长相相似,固然可以从儿子的容貌揣测母亲的容貌,但将儿子的容貌认为是母亲容貌的来源却是本末倒置”^[13]。即是说,对于运动训练领域而言,所应反对的并不是把关键技术动作、体能训练单独抽出训练,而是“体能训练应与专项技术有机结合、要有利于专项技术表达,以运动员的切身感、能够促进专项技术表达为依据,制定训练方案,设计训练手段”^[6]。

总之,对于转化逻辑者而言,此种体育学科知识的生产过程基于理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以理想化或表征主义形式来塑造知识,是一种主观建构的过程,依然停留于传统的认识论。即将认知限制在思想、观念和概念的理想领域,使人们无法发现与体育实践相关的隐性、难以言说的维度——技能融入身体抑或者说具身过程。“当曾经是外在的、只能通过明确的规则或例子掌握的东西现在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身体中,技能才算最终完全掌握。我的手臂知道如何游泳,技能已被融入我身体的‘我能’和我的‘知觉场’的一部分”^[14]。然而,如果在探究体育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似乎就会缺乏指导,我们就会以一种随机的方式摸索。“而现象学的初设便规避了这道逻辑困境”^[13]。“在现象学看来,一切问题都在于确定本质。它试图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不考虑体验的心理起源,不考虑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给出的关于体验的因果解释”^[15]。这一范式认为认知不存在于话语中,不“以公开符号、代码和规则的形式存在,而是主要存在于身体图式中”^[16],所谓的体育实践本身建立在体育中隐性知识的基础上,这些知识和技能都是在与确定的体育世界的各种实际关联中获得的。

2 实践逻辑下体育中“隐性知识”的生成

现象学“设法避免一切预先强加于经验的曲解,无论这些强加的曲解是来自宗教的或文化的传统,来自常识习俗,或哪怕来自科学本身,在现象被从内部理解之前不应强加以任何解释”^[17]。与其他类型的现象学不同,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强调的并不是思考主体,个体的思想有意识指向对象的方式,而是人类、身体和思想始终融入世界的方式。“海德格尔断定,为了避免胡塞尔视之为枯萎的认识论表述,唯一的途径即完全放弃使用‘意识’和‘意向性’词语。人类永远是已经陷入世界之中的,人被抛入此世界中”^{[17]12}。这一实践逻辑意味着如若要深入了解体育知识的本质,人们需要从“占据者”向“栖居者”转变,“虽然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被物体占据的世界里,但对纯粹的占据者而言,世界的内容似乎已被锁定在最终的形态中,仿佛它们已经背弃了我们。而真正的栖居,则意味着参与世界的生成过程,让存在始终向可能性敞开”^[18]。如果人们充分地沉浸其中,人们所感知到的每种新情况都可以教会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应对周围发生的事件,并随时准备对其“邀请”做出新的响应。

2.1 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植根于身体体验

正如 Thomson^[19]所说,“我们的‘存在于世’本身就受到我们追求、发现和体现的知的影响,我们似乎难以自抑地践行所知,因为我们总是已然处在某种指导性形而上学前提的隐性影响之中”。因此,个体认知或者说我们的理解方式,始终处于存在的历史与存在的可能性之间,存在之本质与我们所能认知的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存在,所以事物在我们眼中的样子,我们认为事物是什么以及它们可以用于干什么,是由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存在的可理解性范式所决定的。换言之,“我们的身体的运动体验……向我们提供进入世界和进入物体的方式,一种应该被当作原始的,或最初的‘实际认识’”^{[15]186},“揭示了在身体最终所处的客观空间里的一种原始空间性……融合于身体的存在本身”^{[15]196}。这意味着应保持对从未成为现在的原始过去的关注,那种沉默我思的、前意识的、衬托在意识行为底层的“被知觉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在扩展中的、“有历史性的生活世界”^[20]。即是说,身体是我体验世界的媒介,我通过这个世界体验我的身体。

因此,“秉承面向事情本身方法的现象学化体育哲学身体研究,首先批判被其他学科,乃至母学科(如哲学)与旁枝学科(如体育社会学)等既成知识的代入的研究样式,以人对体育的初体验为建构基础,从而进行

自我扬弃”^[21]。虽然这似乎意味着感知总是不完整的(“我的”身体体验和理解世界),但正是这种“我的”赋予了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以连贯性,“当我注视我的桌子上的台灯时……我对一个物体的每一个视觉在被理解为世界上共存的所有物体之间迅速地重复着,因为每一个物体就是其他物体‘看到’的关于它的东西”^{[15]101}。因为人们身体的运作方式早已被体育实践所设定——预设了(虽非确定性但确实存在的)规范性规则。正如 Reckwitz^[21]所说,“所有实践都是以某种方式训练身体的产物,当我们学习一种实践时,我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学习成为身体”。因此,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并不是某个已感知但已疏远的对象的心理表征,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轮廓构成物体和世界的知觉,我对世界的体验融入一个唯一的世界”^{[15]417}。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育实践中,个体认知成为一个向可能性敞开心扉并寻找意义的过程,“我们可自由支配的获得的知识每时每刻都表示我们的目前意识的力量”^{[15]174}。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体育中隐性知识的理解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建构的意义,作为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如何参与以及与他人相处,这种个体认知是体验式的,因为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中。这意味着我们对体育中隐性知识的研究从认识论(可以应用于实践的理论和技术的)转变为基于经验内认知的本体论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个体认知不应严格遵循体育学科中显性知识所提供的特定的形式或结构,它可能是一种复杂的交织。这意味着个体所看到的不是已经存在的“现相”,而是正在形成的“现象”;不是一系列瞬间的物体配置,而是单一、整体、连续的事件流。这正是存在主义现象学“批判的剑锋所指,这正是切入体育哲学身体研究范式的现象学批判进一步展开的进口”^[13]。通过以内在的方式将自我融入或关联到“现象”的生成(而不是从外部观察它们),各种具体的感知变得可供自我获取,而如果人为地重构它们的生成,这些感知就会丢失或被忽略,这就为诠释这种与行动密不可分的个体认知形式——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找到了理论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2.2 具身融入:源于个体在运动情境中的身体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因为在体育实践中,个体通常面临新的挑战 and 意想不到的压力,没有简单重复的动作,每个瞬间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律。这意味着人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周围的一切,无论对它多么熟悉,它总是能够让其感到惊讶。只有经过一系列的“不断尝试”,并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一切重新置入其“原初的”生成情境之中,技能才会最终成为“第二天性”,并能灵活地在各种新兴情境中得

以适当地运用。

1) 身体理解运动。

鉴于技能在体育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显然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是与技能密切相关的知识的独特特征,那么是否意味着其通过技能获得予以体现。“程:你的身体认知是有的,但是技术表达做不出来,技术能力与技术表达是什么关系?苏:身体跟不上,想做做不出来”^[11];“伊琳娜是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其对后内结环跳有错误的认知,然而,其患有严重的神经异常,这使她的实际行为与她认为的行为大不相同,因此当她真正尝试跳后内结环跳时(按照她的误解),这种异常会导致伊琳娜在不知不觉中执行正确的动作顺序,最终她成功地跳了后内结环跳”^[12]。苏炳添由于受伤而无法执行动作,但是不能说不知道如何跑步;伊琳娜由于对执行动作顺序感到困惑,但是不能说她知道如何跳后内结环跳。假设体育中的隐性知识与运动技能的执行并非同一概念,那么便可理解为何受伤和误解的运动员仍能保持其个体认知的完整性,且能通过自我的身体图式来理解自我身体的动作。即是说,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并不是正确地执行运动技能,而是通过身体图式找到执行正确动作的能力。

这意味着技能的获得固然重要,但是如若在这一过程中无法对运动进行具身理解,“就是体验到我们指向的东西和呈现出的东西,意向和实现之间的一致,——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15]191},那么单纯的学会(知道什么)与简单重复(知道如何)可能难以达成预期效果。“只有当身体理解了运动,也就是当身体把运动并入它的‘世界’时,运动才能被习得”^{[15]184},一种以身体图式抑或程志理所说的“体认范式”为特征的存在,有些曾经是有意识的动作,现在已经陷入了肌肉记忆抑或苏炳添所说的“脚感”。因此身体图式并非静态的、由习惯性运动沉淀而成来图解,“不是习惯的一般机体觉的残余”^{[15]136-137},而是用开放的适应和组合技能来图解。而坚持转化逻辑的学者常常忽略具身理解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细节,转而构建一个线性且简化的科学理性框架。换言之,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是一种存在方式,在个体从事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形成,并通过个体的身体图式予以体现,这种存在方式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个体选择。因为在运动中,正常人的身体具有一种“想像的情境”^{[15]143}或“可能运动”^{[15]148}的可能性。例如在舞蹈中,舞者“用脚思考”^[23]，“空中表演者通过攀爬、翻转和摆姿势等感知丝线来学习和提高他们的运动技能”^[24]。即是说,他们可能会在运动情境中偶然发现以新的动作巧妙应对。

2) 由情境任务定义。

“我们在起跑反应训练中,常用的方法,主要不是训练听觉,而是身体反应,教练员在我们做好起跑的动作后,口令‘预备’,随后突然在你身后拍打你一下,看你身体反应。我练起跑就不是通过听枪声,听到再跑就晚了,我是用整个身体去感受的”^[11]。从苏炳添关于起跑反应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具身并非源于其专注于融入特定的运动模式,而是取决于其沉浸于运动情境中的身体感,其身体图式是在其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并发展的。苏炳添对于起跑的理解并非仅仅是被现实的概念化所遮蔽,而是通过运动的、感性的身体揭示起跑的既定本质——身体“理解”起跑。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所提供的图式,例如相关文献表明,“研究短跑起跑的训练都是着眼于听觉和注意力的”^[11],是社会传播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决定的。而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是个体在运动时所体现的图式,在形象和规则之间摇摆不定,它是不确定的,个体的身体始终是“为了某个实际的或可能的任务而向我呈现的姿态”^{[15]137}。学会了游泳后,个体不会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而是每次都能根据略有不同的情况做些略有不同的事情。身体对一项任务的取向要求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做出不同的表现,这是个体在学习一项技能时所获得的。

而当坚持转化逻辑的学者告诉我们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存在于“具身”中时,他们似乎忽略了持续活动的更深层次的真相。体育中的隐性知识不是“位于”身体中,因为身体通过运动在情境中获得定位意义,这一过程始终与行动实践和情境的互动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因此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是动态的、过程性的,其价值主要是为了手头的任务,而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是静态的、结果性的,其价值主要是为了事前指导和事后分析。当体育知识研究焦点从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转向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时,重点不再是知识的获取或传递,而应被理解为创造、体现和实施。因为仅关注知识本身而忽视具身过程,就会将具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活动。更具体地说,个体在具身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引导与支持,无法将知识定位在具身的存在性活动中。这意味着关于体育中隐性知识的研究,必须将“存在世界”而不是“认识世界”放在首要位置。由于具身的理解,“人类主体的理解首先存在于他所参与的实践中,这种理解通过规则得以共享,因为规则的遵循本质上是在实践中,而非纯粹思维的投射”^[25],可能无法言说为什么某事会以那种方式发生。

那么体育中隐性知识的不可言说性是否意味着无法探讨体育这种以身体实践为导向的活动,其是否最终会成为超出理性探讨范围的神秘体验。正是在此,

似乎验证了转化逻辑的正确性,“如果体育知识是完全缄默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么我们体育书籍和各类研究所写、教练和老师对运动员和学生所说的就不属于体育知识了吗”^[4]。这实质上源于作者似乎在同一思维里对同一事物做出了两种相反的判断,“波兰尼的显明知识与缄默知识知识二分法本质上都只突出了知识的不同侧面,但知识发生的原点是统一于身体的,无法真正被割裂与拆分”^[1],“体育教学、训练与竞赛中能够极高效和准确传达信息的副语言、非命题化语言是介于显明知识与缄默知识之间的新的知识类型”^[1]。一方面认为显明知识与缄默知识是知识的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又认为显明知识与缄默知识是两种知识类型;一方面认为知识无法真正被割裂与拆分,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地割裂与拆分知识。事实上,这里探讨的核心并非体育知识本身的不可言说,而是体育实践中隐性知识的不可言说。教练和老师对运动员和学生的引导,本质上是通过“提醒”或“重新强调”的方式,揭示体育实践中那些迄今为止未被注意的方面。

3 透过实践中的反思破解体育中的隐性知识

“海德格尔在存在着一个故障的地方为传统的意向性留下了一个位置。在世,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解释,等同于非专题地、俯视地消散于指引之中,而这些指引组建着一个用具整体的上手状态……循视所‘活动’于其中的指引整体可能发生残断,从而把存在者的在手状态驱迫到眼前……”^{[26]85},这“对现相中‘不显现的东西’、‘何所在’之物、‘不公开的东西’的揭示是极具启发意义的”^[13]。它挑战了认知是一种内在过程的观点,超越了“对行动的反思”或者“事后实践反思”的认知主义痕迹,且更充分地释放了“实践中的反思”所具有的潜力。它“专注于实践,以揭示被隐藏的东西”^[27],并不假定实践完全是理性或认知的产物。这就为概念化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因为在体育这种实践需要迅速展开且时间紧迫的情境下,对实践过程进行反思——实践中的反思,不中断正在采取的行动,同时重塑它,无疑就具有重要意义。它不再囿于转化逻辑,而是通过“3种扰乱:不上手之物——失灵、暂时的故障和完全的故障”^{[26]86-87}揭示体育实践逻辑,分别对应3种反思类型:从暂时的反思(自动调整)到抽象分离性反思再到表征性反思(明确意图)。

3.1 失灵:暂时的反思

在体育运动中,当行动流程受到阻碍或当感知陷入混乱,即当个体感到不舒服,或当个体感知到确有必要时,就会迫使个体从巧妙应对转向刻意关注正在

发生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正在执行的行动可能被打断,但它不会导致(至少最初不会)完全停滞。个体通常会继续努力地执行他们的行动,但现在需要特别关注它,“纯粹的现成在手状态在这样的用具之中宣告自身,但却是为了退回到人们自己所操劳的东西的上手状态中去”^{[26]87}。这意味着在这种模式中,通过某些过程将身体与情境的关联具体化,但是并不是将它们分开,也不是以身体自身的反思性为主题,只是由于需要休息或者重新部署它,这种“暂时的反思”是对特定情况的特定反应——情境性的,即试图从情境中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旨在从“内部”恢复。个体不可避免地继续行进,同时也会回顾过去,理解由于他们之前的行动,情境已经意味着什么,个体通过回顾如何响应他们的探索来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优秀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能够学会如何辨别(通过焦点意识)他们的旋转速度,以至于他们知道是否能够在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按照预期的方式完成技巧,或者他们是否需要在飞行阶段进行调整”^[28]。

这种“暂时的反思”是在规划未来时所涉及的,作为运动员绕过障碍和干扰的短暂思维方式,其依然取决于运动员身体与情境的互动过程中的体验,这使得它们不仅仅是心理特征,它们对于运动员摆脱困境和持续巧妙应对流程同等重要。它始终是一个具身过程,因为身体与当前情境中的人和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感知运动回路。个体感官体验表明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使他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同时意识到需要控制自己。因此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认知过程,因为“个体可以关注故障的背景特征,以找出如何恢复被打断的行动,他们反思之前大部分是自动(前反思)处理的事情”^[29]。而正是由于运动情境中的具身理解——体育中隐性知识的存在,个体得以确定情况的严重性和可能的选择,以及确定特定的情况所提供的特定的意义。语言在此种反思模式当中的使用大部分是“实践性的”,例如在团队运动中,有时甚至不用说话就能与队友协调行动,不需要用语言表达他们对当前情境的共同认知。

3.2 暂时的故障:抽象分离性反思

如果受到阻碍的行动流程或者陷入混乱的感知持续存在、恶化,或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停滞不前,就会迫使个体在仍处于其实践情境的前提下转向抽象分离的方式参与行动。“在赛前例行训练或在任务尝试期间,一些运动员会使用有意识的自我调节来识别‘减弱的’运动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问题)”^[30]。因此主要是认知——话语性的,它涉及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是个体从“外部”重新审视故障的主要特征,

反思并寻找关系模式,同时仍然嵌入其实践情境中。

“从用具的使用抽身与纯粹的‘理论’还是非常遥远,以至于延留和‘思考’的那种循视还完全附于被操劳的上手用具”^{[26]90}。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暂时性迷失,它发生在个体遭遇突发且极具破坏性的情况,个体别无选择,只能重新投入有意识的思考。“两届高尔夫大满贯冠军伯恩哈德·兰格曾多次改变推杆动作,试图对抗‘易普症’,这是一种运动障碍,患者会产生无意识的肌肉收缩”^[31],个体必须改变其习惯性动作才能保持行进水平。第二种类型在体育领域最为常见——故意抽象分离。这种类型的目的是个体故意中断对其习惯性活动的沉浸感,转而进入一种反思性的超然姿态。例如,“由焦点意识转向辅助意识可能在运动员试图用更优的技术取代次优技术以达到更高水平的表现时必不可少”^[32],“高尔夫球手会在训练和比赛情境中调整他们的注意力焦点”^[33]。

此种反思模式的两种类型不可避免地引发深层的认知障碍和焦虑,当个体习以为常的事情突然成为问题化对象时——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已然存在问题甚至于失效。模糊性体验会加剧,主体-客体的分离凸显出来,主体试图通过概念化来把握那些沉浸在实践中本应被直接理解的客体。例如一名优秀的高尔夫球手如果想增加击球距离,不太可能仅通过某些焦点意识(球的轨迹)就能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改变或改善他的身体动作(增加肩部转动),以产生更快的球杆头速度,从而产生预期的效果(增加距离)。即专注于辅助意识并不总是对巧妙应对有害,且可能需要有意识的关注辅助意识来纠正有问题的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当个体需要改变行进过程以实现不同的结果而不是最大化实时行进时,这可能是必要的。整体动作模式可能会被分解为单独的步骤,以解决动作中的问题部分。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要求个体重新投入有意识的思考,以刻意和有意识地改变“减弱的”动作,从而导致在感知和行动之间产生短暂的分离。感知相当于智力理解,主要涉及认知和表征语言,个体的特定体验被凸显出来。

个体得以在体育学科中显性知识的指引下,既能够从经验中提取教训,又能以未来指向的方式计划行动。个体更明确地倾向于思考“我过去是怎样的”,更会思考“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专业棒球击球手试图通过认知修改技能习得的组成步骤来摆脱表现下滑(意外且长期表现不佳),以重新获得对关键动作的控制”^[34]。对于运动员而言,“学习快速有效地从认知阶段转向程序阶段的策略(获取新程序知识的技巧)可能与首先达到该水平同样重要”^[34]。在此种反思模式中,

身体虽然参与其中,但被赋予了次要的作用。即是说,虽然主体体验是以身体为基础的,但身体的体验是被主题化和客观化的。认知思维被有意识地激活,其运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作为行动执行的附属工具,转而成为实践中反思的主要媒介。换言之,“语言主要被表征性地用于识别和关联对象的属性,主体的心理内容获得了准命题性质,尽管他们仍然参与自我的实践世界”^[35]。

3.3 完全的故障:表征性反思

如果受到阻碍的行动流程或者陷入混乱的感知无法通过个体重新投入有意识的思考得到解决,需要教练或者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介入时,或者教练以及相关专业人士觉得个体的行动流程或者感知出现问题需要其介入时,这些专业人士将以“理论超脱”的方式看待它。因此最后一种反思模式是表征性的,与前两种反思模式相比,表征性反思主要发生在专业人士的实践中,在任务通常发生的实践情境之外的场域中进行。即将特定情况从个体实践中分离出来,并将其插入到专业人士实践中。换言之,表征性反思是专业人士从自我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目的是探究发生在另一个实践中的活动,是从外部(专业人士实践)转向内部(个体实践)构建解释,个体与观察者的分离达到了极致。例如有一项研究探讨了奥运会举重运动员在双手抓举中因使用低效技术而受伤,专业人士通过“提高运动员对新的、更有效的技术与导致最初受伤的姿势之间差异的动觉意识,将运动员的肢体定位为更有效、更不容易受伤的技术,从而促进对不同感觉和姿势的动觉意识”^[36],进而实现所需的改变。显然,研究对象改变了个体实践,从发生行动的实践转移到专业人士研究的实践。

表征性反思虽然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脱离了个体的实践,但并不会导致他们的反思与个体实践中的行动完全脱节。更具体地说,专业人士采取一种所谓的学术态度,而个体沉浸在他们的实践中,具有一种实用态度。因为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是互动性的,而不是参与性的,但它们的目的相同:试图恢复行动。因此,表征性反思本身就是一项实践成就,将专业人士——探究者视为主体,他们制定特定的语言赋予个体的行动以意义。由于专业人士处理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完全故障”的行动,因此他们首先回顾性地列出所涉及行动的时间顺序,而他们的建议具有前瞻性意义。表征性反思主要涉及在智力中理解,身体感知不如前述两种反思模式那么突出,心理活动即认知和语言使用占主导地位。作为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行动的探究者,在认知上评估并在话语上分析他们探索的行动

中发生的事情,主客体是完全分裂的。动作组成模式被赋予抽象的“孤立属性”,分析模式与前述两种截然不同,它将现象脱离背景,检查其特征并试图将它们相互关联,可以获得一种以前没有的新观点:注意到模式、建立联系并构建机制,所使用的语言和前述两种主体叙述使用的截然不同。

换言之,“为了明确地理解我们的身体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最初获得这种理解时所用到的相同方法,即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观察人们如何引导彼此对事物的注意力,就像他们自己实际上所使用的那样”^[37]。这些专业人士通过引导个体的关注点到某些事物上,让个体“看到联系”。虽然表征性反思通常是口头的,但并不一定都是如此。“体育教练使用两种关键技术直接与身体对话:镜子与视频,引起个体对身体情感品质的关注、隐喻和手势。这些联想和表征技术有助于个体将反思意识带到身体中,同时尽量减少使用明确的指令”^[38]。即“虽然隐性知识并不总是可以用语言表达,但它仍然可以共享和传递”^[39]。反思个体经验的内容可能会激发个体的思考,从而有助于可以进一步采取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在我们进行思考时提供(或引导我们)朝某个方向发展的可供性”^[40]。通过专业人士引导的实践反思,个体磨炼特定技能,从而将与任务相关的特征转变为他们关注于任务的次要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个体行动是实践中反思的主要对象,但每种类型在完成实践中的参与程度不同,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暂时的反思是指个体在参与实践的背景下以“前反思”的方式完成,能够使个体恢复或保持动力,甚至于增加动力,但是其并不妨碍个体的“巧妙应对”;抽象分离性反思是指个体在暂时故障的背景下,以参与或超然的方式考虑自我需要做什么,重新审视问题化的行动;表征性反思是指个体在完全故障的背景下,以认知话语的形式完成,构建问题化行动的解释。“暂时的反思(前反思)”以“始终存在”为特征,使人们得以欣赏体育实践不可简化的连续性。熟练地从事习惯性行为的个体不需要触发因素来激活他们自我的反思,反思总是通过个体沉浸在自我的实践情境中形成的。尤其是对于运动员而言,能够更好地表达和体现他们实践活动中以前不透明的内容——体育中的隐性知识,从而深入地了解他们自我的实践抑或说更好地理解、参与,最重要的是,改进他们自我的实践。

然而,在目前关于体育实践的探索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暂时的我思”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人们往往将重点放在抽象分离性反思尤其是表征性反

思上。但是却忽略了“科学理论是一种自治的状态,它不只是好奇,也不是基于对控制的一种兴趣,科学不是工具理性”^{[26]96-97},尤其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依赖于清除主观性的因素,完全从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地认识世界,然而我们始终面临着认识乃至人类所有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的问题”^[41]。例如相关研究表明,“目前在技术设备中的训练方法并不容易帮助个体了解他们的‘活生生的身体’作为知识来源,也不容易提高自我意识作为创造积极身体形象和自我修复过程的基础”^[42]。实践中的反思与实践相关,因为它们阐明了个体与实践的不同互动方式如何塑造自我认知,使个体更接近自我所经历的实践逻辑,而不是教练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的逻辑。这表明实践中的反思既不单单源于认知,也不单单源于社会互动,而是源于赋予特定意义的实践,即个体“在世存在”的世界。换言之,实践中的反思有助于教练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破解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既能够把握实践逻辑的重要方面,又能比参与个体的“巧妙应对”更清楚地阐明实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里格外要强调的是,我们只能部分地捕捉到它的实践逻辑,因为即使“我的知觉尽可能地向我提供一个千变万化且十分清晰的景象时”^{[15]319}，“我”也难以完全把握和表征那种匿名运作的具身理解。

4 结语

本研究并不是否定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也不是低估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的重要性,更不是建议放弃这种体育知识,而是需要认识到,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和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同一类型体育知识的两种维度,且从本体论而言,体育中的隐性知识先于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而存在。体育学新知识的产生并非源自体育中的隐性知识转化为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而是源自个体在体育实践中的身体理解,包含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以及丰富的“情境”元素——体育实践所独有的元素。这种理解正是体育中隐性知识不可言说之本质:这种理解不等同于知道什么,更不等同于知道如何,更不是把二者简单整合;它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包括对对象、人类和自身的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且具备历史文化特异性,通过整合个体的离散行为使其获得实践意义上的整体性;这种理解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共享的知识,而非个体思想内容的简单叠加,它们自始便是体育实践作为非主观模式的组成部分。

体育学科中的显性知识都是由这种理解组成或植根于这种理解,唯有回到个体参与层面方能探寻可被

接纳的对象。正是源于这种植根于身体体验的具身理解,赋予个体不假思索的行动以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体育作为唯一与身体直接相关之学科是最需“具身转向”的。奠基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实践中的反思,与通常意义上的反思实践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反思与行动或实践分离还是将反思置于个体所寓居的关系整体中。因此,实践中的反思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从实践中进行反思。为此,需要将实践中的反思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体育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具身化的个体始终与他人和事物紧密相连,进行有目的的、实践导向的身体活动。实践中的反思提供了一种比现有视角更全面、更有差异化的反思视角,破解了被置于个体“黑箱”中的事物——体育中的隐性知识,能够使相关专业人士和个体更清楚地了解体育的实践进程。

本研究已迈出了诠释体育中隐性知识的第一步,既承认体育中的隐性知识植根于身体在运动情境中的理解这一基本事实,也承认反思性思维在体育实践中的存在,对于理解体育中隐性知识是必要的。即是说,既承认反思性身体意识的价值,也承认自动性、前反思性身体感知和表达的价值。与此相反的是,本研究并没有主张以体育学科中显性知识为基础的认识论是错误的,但是此种认识论并不涉及世界如何呈现给处于关系整体中独特情境中的个体,而是涉及世界如何呈现给寻求不同背景模式的观察者以及塑造这些模式的潜在力量。总之,需要一种不同于转化逻辑所提供的概念化来把握体育实践逻辑,唯有如此,才能弥合体育学科中显性知识与体育中隐性知识之间的差距,构建更完整的体育学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 [1] 张震,季浏. 体育学科的自主知识建构——基于具身认知的考查[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6): 1-11+75.
- [2] 高强. 体育运动知识之惑:基于当代认识论争议的分析[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9(2): 9-14.
- [3] 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 企业知识的创造[M]. 吴庆海,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 69.
- [4] 张震. 整体性与独特性:体育知识基本问题的具身哲学阐释[J]. 体育科学, 2021, 41(6): 68-77.
- [5] NONAKA I, VON KROGH G. Tacit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conversion: Controversy and advancement i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theory[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3): 635-652.
- [6] 苏炳添,程志理,周维方. 苏炳添东京奥运会突破“常理”的训练学反思——苏炳添与程志理的训练学对话录之二[J]. 体育与科学, 2021, 42(5): 1-7+26.
- [7] 迈克尔·波兰尼. 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M]. 徐陶,许泽民,译. 陈维政,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75.
- [8] POLANYI M. The tacit dimension[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 1966: 20.
- [9] SHEETS-JOHNSTONE M. Embodiment on trial: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J].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5, 48(1): 23-39.
- [10] MARKULA P. Embodied movement knowledge in fitness and exercise education[M]//BRESLER L. *Knowing Bodies: Moving Min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74.
- [11] 苏炳添,程志理,周维方. 运动行为志研究:短跑技术实践叙事——苏炳添与程志理的训练学对话录[J]. 体育与科学, 2020, 41(4): 38-44.
- [12] BREIVIK G. The role of skill in sport[J]. *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 2016, 10(3): 222-236.
- [13] 高强,程一帆. 从“体育哲学中的身体”到“体育中的身体”——对体育哲学身体研究范式的现象学批判与重建[J]. 体育科学, 2019, 39(4): 29-38.
- [14] LEDER D. The absent body[M].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30-31.
- [15]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16] WACQUANT L. Carnal connections: On embodiment, apprenticeship, and membership[J].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05, 28(4): 445-474.
- [17] 德尔默·莫兰. 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M]. 李幼燕,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18] INGOLD T.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13: 89.
- [19] THOMSON I. Heidegger on ontological education, or: How we become what we are[J]. *Inquiry*, 20014, 4(3): 243-268.
- [20] 宁晓萌. 表达与存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6.
- [21] RECKWITZ A.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 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ist theoriz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2, 5(2): 243-263.
- [22] BENGSON J, MOFFETT M A. Nonpropositional intellectualism[M]//BENGSON J, MOFFETT M A. *Knowing how: Essays on knowledge, mind, and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1-195.
- [23] SNOWBER C. Dance as a way of knowing[J]. *New*

- Directions for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2012(134): 53-60.
- [24] KOSMA M, ERICKSON N. The embodiment of aerial practice: Body, mind, emotion[J]. Journal of Dance Education, 2020, 20(4): 224-233.
- [25] TSOUKAS H. The firm as a distributed knowledge system: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S2): 11-25.
- [26] 休伯特·德雷福斯. 在世: 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M]. 朱松峰,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 [27] CUNLIFFE A L, EASTERBY-SMITH M. From reflection to practical reflexiv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as lived experience[C]//REYNOLDS M, VINCE R. Organizing reflection. Aldershot: Ashgate, 2004: 30-46.
- [28] NYBERG G. Developing a 'somatic velocimeter':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freeskiers[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2014, 7(4): 488-503.
- [29] KUDESIA D.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M]//Oxford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7.
- [30] NICHOLLS A R, HOLT N L, POLMAN R C J, et al. Stress and coping among international adolescent golfers[J].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2005, 17(4): 333-340.
- [31] BISSELL D. Habit displaced: The disruption of skillful performa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51(2): 120-129.
- [32] OUDEJANS R R D, KOEDIJKER J M, BEEK P J. An outside view on Wulf's external focus: Three recommendations[J]. E-Journal Bewegung und Training, 2007(1): 41-42.
- [33] BERNIER M, CODRON R, THIENOT E, et al. The attentional focus of expert golfers in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 naturalistic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2011, 23(3): 326-341.
- [34] GRAY R. Attending to the execution of a complex sensorimotor skill: Expertise differences, choking, and slump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004, 10(1): 42-54.
- [35] DREYFUS H L. Responses[M]//WRATHALL M, MALPAS J. Heidegger, coping, and cognitive sc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Hubert L. Dreyfu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313-349.
- [36] CARSON H J, COLLINS D, JONES B. A case study of technical change and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design and interdisciplinary team inter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2014, 45(1): 57-78.
- [37] SHOTTER J, KATZ A M. Articulating a practice from within the practice itself: Establishing formative dialogues by the use of a 'social poetics' [J]. 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 1996, 1(2/3): 213-237.
- [38] TONER J. Habitual reflexivity and skilled action[J]. Body and Society, 2017, 23(4): 3-26.
- [39] JAKUBOWSKA H. Skill transmission, sport and tacit knowledg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7.
- [40] GALLAGHER S. Enactivist interventions: Rethinking the min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4.
- [41] 张志伟. 第一人称视角的困境与转向——围绕康德与海德格尔的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3): 167-183+208.
- [42] SWARTS A L. Embodied learning and patient education: From nurses' self-awareness to patient self-caring[J]. New Directions for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2012(134): 15-24.